

【同人翻译/八团】只有一步，比企谷八幡向她靠近 小柔柔柔柔 w



文化节过去了，从打开的窗户和门吹进来的风变得有些凉快了。在空无一人的活动室里，我坐在固定的位置上，翻动着文库本。

对我这样的孤独的人来说，读书是最好的娱乐。只需要一个人就能完成，不仅在过程中，读完之后也能发散思考，让自己沉浸其中。尽管如此，例如在求职活动中，这种崇高的兴趣会被认为是陈腐的东西，会给人一种“啊，这家伙没有兴趣就随便凑合着来啊，简直是在祈祷啊”的先入为主的印象。正因为没有兴趣，像我这样真正热爱读书的人，才会在找工作时遭受麻烦。所以不去找工作。劳动就是死亡。

幸好雪之下和由比滨还没来。静下心来享受这段时间吧。

“呀哈喽，你在看什么？”

突然，一个声音飞到我耳边，打破了我想要关上的壳。因为门开着，所以没有注意到她进来。

能主动跟我说话的无私的家伙，更能像这样兴奋地打着招呼的，只有一个。

只动了动脑袋，转过头去。

“.....啊。”

我和由比滨结衣呆滞的声音重叠在一起。意料之外，她就在我身边。四目相对。

她的姿势就像隔着我的肩膀看书一样，她那长长的睫毛几乎能清晰地看到每一根的距离，微微染红了脸。

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喉咙咕嘟一声动了动，错觉那声音特别响亮。我轻轻吸了一口气，一股柔和的香味同时飘了进来，让我晕乎乎的。

现在的我已经没有辨别那是洗发水还是香水的余力了。为什么女孩子会有这种味道.....我有点动摇了，希望你不要这样。

“不，就是那个，很近。”

“啊、对、对不起.....”

“不，没关系.....”

由比滨移开视线，自言自语道。她用手指拨弄着刘海，心神不定地动着。

如果是现充的话，这种时候应该也不会动摇，会爽快地应对吧，但是初中的时候，每次换座位的时候，都被称为“比企谷注意警报”，在不经意间全方位地拉开桌子的距离的我，居然有了这样接近女生的机会。因为没有，所以经验值绝对不足。我是天灾还是什么？

“嘿咻。”

由比滨把自己的椅子拖到我身边。伸直双臂，上半身倒在桌子上喘着气。就像狗一样。

只把脸转向这边。

“啊，那个……小雪今天不能来活动室，家里有事。”

“是吗?”

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极简短地回答。因为说得不好的话绝对会咬人的。

“那社团活动就休息了，回去吧。”

“哎……”

我把书签夹在书页里正要站起来，由比滨客气的声音紧随其后。我回头一看，她露出了寂寞的表情，但一看到我的眼睛，她的笑容就变得僵硬了。

我轻轻地叹了口气，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重新坐好。

“……不过，太阳还是有点刺眼。要不要在这里待到傍晚?”

“啊……嗯，嗯!是啊!现在出去的话，会融化的!”

由比滨故意自言自语道，脸上浮现出灿烂的笑容。喂喂，这才是太阳吧?不知不觉就融化了吧。

“不会化的。”

苦笑着劝说，又把注意力转向文库本。

我本来是真的打算回去的，跟阳光什么的没关系，可不知为什么，回过神来却改变了主意。……难道我无意中选择和由比滨待在房间里，而不是一个人待着吗?

自己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出于什么样的感情。让自己不去想。还没有分析的勇气。

自我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一不小心就会变成单纯的自我辩护。虽然觉得知道了自己的弱点，但还是会抱着某种希望去弥补。

结果，在人际关系中无视自己的弱点，勇往直前。搞错了，就无法挽回……

失败是一种耻辱，我曾经布下防线，和人保持了距离。

但是，文化祭之后，我觉得自己对由比滨的距离感减少了。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像刚才那样毫无防备地靠近，然后又突然离开的情况越来越多，我意识到我，至少不讨厌这样。

但是，还是无法适应。无论在物理上还是精神上，都拥有广阔的个人空间。也许不知道该怎么办。

小町总说要理解女人心，没办法，我真的不太明白。

沉默了一会儿。

刚认识这家伙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些害怕，心想，喂喂，你要怎么跟这种顶级种姓的女生打交道啊，我要回去了。可是过了半年，不知不觉两人在一起的时间，无论是喧闹还是静谧，都不再痛苦。

平稳、安稳，但总觉得很兴奋。

那种感觉就像曾经无数次体会过却又误以为，又无数次封印起来的東西。但是，我觉得和那些有决定性的不同。

翻到五十页左右时，我不经意地看向由比滨。

“.....”

我的心脏怦怦直跳。平时拿着装饰得像个傻瓜一样的手机的由比滨，今天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以托腮的姿势呆呆地看着我。

平时表情就像小孩子一样，现在却莫名其妙地像个大人。脖子上的项链闪闪发光。

“什、什么?你在看什么?”

为了消除心中的不安，我咳嗽了一声，转向由比滨。这种时候如果怯弱就输了，这么快就结巴了。

我话音未落，由比滨吃惊地瞪大了眼睛。她在面前摇摆双手，为了掩饰辩解。

“不、不、不!我没怎么看!我什么也没想!”

“对视得很厉害吧.....什么都没想是常有的事吧?”

“那是什么!太失礼了!”

呜呜呜地呻吟着，脸颊鼓了起来。

由比滨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嘴巴一张一合，像是在寻找什么话。

她双颊泛红，戳着手指，瞥了我一眼。

“那个，不过.....看书的小企，偶尔也会咧嘴笑，很恶心。”

“烦死了。”

果然不是看到了吗?怎么了，老爸平时看书也会笑，这是遗传吗?是比企谷家被诅咒的宿命吗?

已经不能再轻视父亲了……不，应该也是因为老爸的 DNA，我才会变成这样吧。家里蹲不坏啊!这样的话，就只能负起责任养我一辈子了。

“可是，可是啊!”

一边诅咒着孟德尔老师的发现，一边叹了口气，由比滨又以一种莫名的慌张语速继续说道。

“什么?”

这次是什么?难道走路的样子让人恶心，坐着的样子让人恶心，只是呼吸就会让人恶心吗?

想起以前的同学们对我的各种评价，我不由得流下了无形的眼泪。除了我这个老练的家伙，如果是其他人就完全变成了逃学的孩子。

即便如此我还是坚持上学，真是社畜根性。干脆拿工资也无所谓了吧?

但是，接下来的话却出乎我的意料。

“啊，那个，平时……感觉你真的很爱书，有点、有点帅。”

“哦、哦……”

意料之外的发言，让我瞬间窒息。是吗，帅吗?

不，冷静点，想起来。这与不可草率断定的对话模式之十六(八幡笔记)相同。这是在孤独研讨课上做过的!

没错，这是男人误解的前五句杀人话语之一。“做○○的○○君好帅!”完全符合的模式。

我知道。女生们夸奖我的时候……那就是让意中人嫉妒的时候。「即使是这样的男人也会寻找优点的我好可爱!」陶醉的时候。

然后……因为惩罚游戏靠近我的时候。主要是通过这三个阶段，磨练了我的精神。咔嚓咔嚓用冰锥。

那个不就是被削了吗?托您的福，我的精神变得像苹果核一样细，这样好吗……。

太危险了。如果没有过去的经验，恐怕还会产生错觉。果然我的车总是安全驾驶，再也不会发生脱轨事故了。

所以由比滨的这句话不会动摇我的心。我感到心跳加快，脸上积满了热气，但绝不动摇。什么呀，好激动啊。

“由比……好疼!”

我想先否定一下，结果咬住了舌头。动摇得不得了啊……。无意中暴露了我没有成长。

为了蒙混过去，我勉强编织了一段对话。借此机会，刚才那句话就暂且不谈了。

“是因为你的姓太长才咬的吧。怎么，能不能再短一点?”

“不、不可能的!……啊。”

由比滨为了掩饰自己的羞耻感，也凑近我，但她似乎突然意识到什么，停止了说话。

她一脸沉思，突然做了个深呼吸，小声说了声“好”，慢慢地转向我。

“那，那你还是叫我结衣吧。就像卡拉 ok 的时候那样，短一点不就好吗?”

“哇?!”

不行，我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糟、糟了……当时一时的心血来潮竟然产生了这样的联系。疏忽也要有个限度。

“不，这个……啊，对了，我很容易叫比滨桑。”

“那样不行!”

“既然如此，那就结衣结衣。”

“啊啊啊啊，对不起，我不想再回忆了。”

“那……”

“呐，你讨厌吗?”

正磨磨蹭蹭地争论着，突然冷不防地向这边走来。等等，不能抬眼看吧……。都不好意思了。这算什么?如果是无意识的，那就是天然 bitch 吧……。

我感到无处可逃，迅速转身。

“我去下面的自动售货机买饮料……”

“啊，小企!”

如果无处可逃，那就这样吧。比企谷八幡的常胜之策。要是被小町发现了，估计一整天都要被称为垃圾哥。

“啊……”

发出咕嘟咕嘟的金属声，排出指定的 MAX 咖啡。对于精神疲劳来说，糖分是最好的。

一口气咽下大半，确认周围没有人后，靠在自动售货机侧面。

由比滨真的很让人困扰。她用力地推着我，却突然悲伤地吸引我。像叶山这样的顶级集团的男人，能坦然地和其他女孩子进行这种令人心痛的对话吗？

……突然想到。由比滨也可爱地拜托他们叫自己的名字吗？那样的表情，也对着他们吗？

“嘁!”

我的心乱糟糟的，舌头不由自主地跳动起来。不行，这样的思考可能会归结为应该全部回避的结论。

如果不一次又一次地稍微克制一下，像我这样的男人很快就会被感情所左右。

确认一下吧。对我的笑容对别人也是一样的，甚至比对别人的笑容还要灿烂。所谓的好感不过是善意，对那个孩子来说根本不值一提。特别是对利他主义的她说来更是如此。一切都必须从这里出发。

不应该有想独占谁的欲望，正因为如此才不能贸然闯入。即使有勇气面对，也不能主动逼迫。

“名字吗……”

不过，不过呢？现在又没有人？对于平时就和顶级种姓接触的那家伙来说也不算什么吧？

练习什么的，不是挺好的吗……？你看，要是再催我，我就麻烦了。下次也不一定有可逃的地方。

就算我不想叫她，也有可能不得不这么做。做最坏的打算不会有什么损失。

我在内心独白，像是在为自己辩解，调整呼吸。

“结、结衣。”

……哇，真是太丢人了。我的声音有点颠倒了。脸没红吧？如果像唱卡拉 ok 时那样，只有一次还好，但如果是日常生活中，我总不能对她说这种话吧。对于隐居者来说难度太高了。

想起雪之下雪乃对我的一个冷冷称呼，我的心动感抵消了，心情平静下来。雪之下小姐真的是镇静剂。

“结衣……结衣。”

每说一句，由比滨的各种表情就浮现在脑海中。反过来说，也许只是想起和那家伙接触的次数多而已。

一定是走得太近了吧。完全刹车已经太晚了。接下来就是前进和返回的二选一，只能改变速度。

“……结衣。”

最后再重复一遍，闭上嘴，仿佛在对自己说。如果对方听不见，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有进展，也不会有回头。

我突然拿起手机想确认一下时间，这时，附近的亚麻油地毡发出了一声巨响。

“啊、啊，哇哇哇……”

……回头一看，由比滨结衣满脸通红地站在那里。眨了好几下眼睛，双手按住丰满的胸部。

“什、什么？你什么时候来的？”

“不，我刚到！？”

“你什么反应？肯定从刚才就在了吧？怎么回事？没什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

虽然想要冷静地处理，但可悲的是 17 年培养出来的我的回复力只有 5，明显暴露出即兴发挥的弱点。

“小、小企……现在，我的名字……”

“喂，你不是也听到了吗？我不是说什么，因为真的是……”

说得太多了，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由比滨好像没听见，“结衣……”仿佛在回味我的喃喃自语一般。

那张脸，是我在教室里和三浦、叶山他们说话时从未见过的，非常像女孩子。我也不是经常看，所以不知道。以相当高的频率经常看也不是没有。

“什么、什么啊!想叫我就直接叫结衣好了……诶嘿嘿。”

由比滨双手摆出倒三角的姿势，懒散地笑着。

“不是的，不是的，我只是把想去由比滨这句话省略了而已。”

“呵呵……好了，再叫我一声，叫我结衣。”

由比滨无视我莫名其妙的借口，似乎看出了我的羞涩，径直向我走来。撒娇似的声音莫名地痒痒的。

这、这家伙得意忘形……。拜托得那么可爱，对我也不起作用。真的。

“好了好了，我们回去吧。”

“啊……又……”

我快步跑上了一个台阶，接着是轻微的脚步声和不满的声音。

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在宣布，即使我想保持距离，它也会一点点靠近我。

那是一种强有力的东西，仿佛要抹去我那如同心理创伤般挥之不去的不安。

或许正因为她曾经对我冷眼旁观，但最终还是追了上来，而且在那个夏天还直截了当地说事故与我

无关，所以我才会有这种感觉。

为了不让人看到我的表情，我没有回头，就那样停下了脚步。

“……啊，那个……”

“诶?”

所以，我希望这不是用虚饰来改写脆弱的不经意的踏出，而是带着面对的勇气迈出的一步。

“没人的时候，偶尔叫一声也可以。”

“啊……”

如果有一天必须改变的话，我一定会被这家伙改变吧。

不过，这绝不是令人不快的事情。

“嗯!约好了!”

一个爽朗的声音响起。

太阳还没有下山。在活动室稍微冷却一下热度再回去吧。

之后。因为雪之下是清扫值日生，所以是个注定会迟到的星期。

“由比滨，你拿一下那里的纸巾。”

“.....”

“喂!”

“.....”

“你无视我吗.....好啦，我自己拿。”

站起身走近时，由比滨不知在想什么，双手抱着纸巾盒。

她不高兴地转过脸去。

“哼。”

“哎?抱什么?我要拿那个。喂，由比滨。”

会流鼻涕吧。

由比滨像河豚一样膨胀起来，瞪着我。

“.....骗人的。”

“什么?”

我什么时候说了谎?鼻涕都快流出来了是真的。我不记得了.....

这时，我突然想起前几天的对话。

“没人的时候，偶尔叫一声也可以。”

“嗯!约好了!”

.....呃?难道你在说这个吗?

“小企不是说偶尔也可以吗?”

但也仅此而已。由比滨坐在椅子上，害羞地问我。

开玩笑吧.....如果是误会的话，我会绝望的。

“啊.....结衣，帮我拿纸巾好吗?”

死心地说了出来，由比滨两眼放光地转过身来。

喂喂，满脸的笑容要溢出来了。

“.....嗯!呐，几张?!要十张左右!?”

“不，我不要.....”

唉，这种困难偶尔也可以吧。

我不由得苦笑了一下，最后一个社员像宣告社团活动开始似的打开门走进来，两人约定的时间暂时结束了。

——END——